

十八羅漢——醫者的容顏

一位守護生命關卡的急診醫師，
唯有當機立斷，
才能搶救生命於分秒之間。
更要付出不求回報，
才能感受到斷出難纏病症、
以及病人在自己手中甦醒的快樂。

在老師的教導下，
讓他深深銘記，
從病人的立場出發，
永遠把病人放在第一位。

從許多磨難中一路走來的李宜恭，
如今坐鎮大林慈濟醫院，
塑造出最佳照護品質的急診系統。



十八羅漢之十

緊握一線生機

大林慈濟醫院急診室主任 李宜恭

文·圖 / 于劍興

一輛公車緩緩的靠近候車亭來，開啓的車門後面是一雙燦爛的笑眼。母親一手提著便當，一手抱著五歲大的李宜恭，吃力的步上了車，將便當交給了司機，總是沒有太多交談的，母親又趕緊下車，揮著手，母子兩人望著公車的身影逐漸遠去，這是李宜恭對父親僅存的片段印象之一。在民國六十多年間，父親開公車維持一家的生活。來去匆匆是父親的身影，但當時的李宜恭知道也期待著，父親會帶回許多驚喜。

從磨難中走希望的路

「五年級生」的李宜恭，出生在台北的大家庭中，在兩個妹妹出生前，他是家族中最小的孩子，總是成為堂哥、堂姐欺負作弄的對象。「本來開公車的父親，後來跑去開遊覽車，為的是讓家庭好過些，常常加夜班的父親在白天回來時，會帶不常見的蘋果、水梨回來給我」，李宜恭想起來仍覺得歡喜，「可



是往往還沒到口，水果就已經被哥哥、姐姐們搶走了！」

父親也許是太累了吧！在他六歲那一年，父親因為肝癌而撒手人寰，家中的支柱倒了，除了李宜恭，還有兩歲和一

個剛滿週歲的妹妹，對於從來只顧家內事的母親，面臨的難關實在很難言喻；而李宜恭的日子從此不再無憂無慮。

「不敢去想，一直去做」，母親回憶過去的日子，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。應著父親生前的交代，母親把小妹過給了二伯，然後，開始到姨丈的工廠工作，除了一家的溫飽，還要給奶奶一些家用。李宜恭在寒、暑假的時候會幫忙補貼家用。

「常常在睡夢中被母親喚醒」，但那可不會有好事，因為總會面臨母親嚴厲的責難。李宜恭說，如果沒認真寫功課，把字寫得太潦草，母親可是二話不說的把作業本撕掉，要他和妹妹重寫。隔天早上，鄰居會問他們是不是又被媽媽修理了？直到孩子都長大了，有一回母親才提起，「那時心裡很害怕！而我的個性也很倔強，不希望別人說這些孩子沒有爸爸」，母親不要孩子被人看不起，不要因為家庭環境不好就髒兮兮的。她對孩子的未來，都寄望在用功讀書上。

好幾次，李宜恭跟著奶奶搭車去領救濟米、冬令發放的毛毯，那是在母親辛苦工作賺錢之外，唯一的貧戶補助。李宜恭的印象仍深，「米除了很老以外，裡面還有很多蟲，實在不好吃」。但母親卻告訴他們，「因為吃過人家送你的米，有一天，你也要還給人家。」

其實，當時除了面臨生計的難關以外，當時奶奶一度希望母親能夠趕快再嫁出去，這樣才不會成為家族的負擔，

但是母親都咬牙忍了過來。「有一回，自己和妹妹都連續發高燒，一般診所看了都沒用，母親只得帶著他們找厲害的醫師，而每次看病都要花一兩千元。」李宜恭說，那一陣子，有一天母親又帶著妹妹去看病，大伯正好來家裡找阿嬤談事情，在知道了小孩生病的情況後，塞了一千元給自己。「感覺很奇怪」，李宜恭說，體會到許多現實的一面，平時大家都不在家裡，母親拖著兩個小孩，還要固定給阿嬤錢。而看著母親一路的辛苦，幼小的心靈早已有了定見。

因為母親的堅持，小孩的努力，李宜恭和妹妹未曾讓媽媽操心。他從國小第一名畢業，就讀明星國中，再順利考上建國中學、台北醫學大學，求學的路上一帆風順。記得考上建中那一年，母親竟然送給他一套五萬元的電腦！為了孩子，母親總是想盡辦法攢錢。母親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來表達對子女的愛，隨著時間過去，當緣由一一浮現時，感受又是分外的深刻。

為不公不義發聲的歲月

進入醫學系就讀的種子，大概是從國中時代就已經萌芽，在學校的實驗不夠，李宜恭甚至會自己去抓青蛙回家再加強。但進入大學之後，自己喜歡打抱不平的個性才被激發出來！

對於一些「五年級生」來說，民國七十九年間的中正紀念堂學運，就像是青春的印記般，仍然記憶猶新。當時的李

宜恭已經大二，「因為覺得有些事情很不公平，便想要試著去解決」，於是他在中正紀念堂整整待了一個星期。

而有一回在學校，大家都見習完了要分發實習醫院，同學爲了如何分發而有不同的意見，李宜恭又開始不平則鳴。功課好的同學希望以成績來作爲分發的依據，不過，當時北醫的營運狀況不是太好，大家心想的都是台大或榮總等醫學中心，而自己的成績雖然還不錯，但李宜恭卻主張以抽籤的方式最公平，大家不能光想到自己的權利，卻不盡義務。

組織學生會、參加學運、編校刊、校



李宜恭帶領的急救團隊在急診室把關，讓大林慈院其他科別的醫師能夠發揮更佳的治疗成效，讓急診病人得到更好的照護。

園地下刊物……，這段歷程不知是幸與不幸，但至少在大學生涯中，李宜恭比別人有機會多想了一些事情，他說，接

觸了更多的人，有了更多的理想。

體會當醫師的責任

真正體會到自己有責任照顧病人，是到了新光醫院當實習醫生開始。「民國八十三年，當時的新光才開業一年半左右，住院醫師不多，真的非常累，但卻有所體會，覺得自己的責任真的來了。」李宜恭說，那段時間需要值班、要上刀、要照顧病人，雖然身體很疲勞，但內心卻沒有埋怨，當然就不會覺得累了。

到現在還記得實習第一天的景況，因

爲那種難堪真得很難忘懷。李宜恭說，第一天就到婦產科實習，碰到要拔尿管，結果自己卻不知如何是好；接下來又碰到有病人皮膚會癢，而自己也只能張大眼，不知要開什麼藥。

但是三個月後，李宜恭的實習分數是九十九分，因爲規定不能打一百分。他說，當時都是和主治醫師一起進行剖腹生產手術，學習成長的效

率自然很快速。在五年級時的第一階段醫師國考一直無法過關，但到結束實習時，卻是什麼考試都能勢如破竹的過關

斬將。

邁向急診之路

唸書時對急診室可是一點概念都沒有，見習時也沒到過這個單位。李宜恭說，唯一的經驗就是騎摩托車不小心摔倒，來到北醫的急診室縫了幾針，當要繳錢時才知道費用還不低，口袋裡錢不夠，只好找來學長幫忙付，而在手上的兩公分傷口仍清晰可見。

在實習之前，李宜恭心裡想走的是婦產科，但也許是自己年輕氣盛吧！？他最後還是決定走高挑戰性的急診科。雖然急診很累、很磨人，但在學與做之中可以快速累積經驗。即便到了現在教導學生，他也期待學生能從中遇到問題去

學習，因為這樣是學習的最佳法門。

而除了符合自己的個性以外，邁向急診之路還有一位啓發李宜恭的老師。

「張珩老師很具說服力，他為學生描繪出急診科的前景。」張珩曾經這麼告訴李宜恭，急診不會因為自己的心地善良而成功，它更需要積極與努力，成功更不可能光靠人格特性而達成。

除了嚴格的要求以外，張珩更要學生們把病人放在第一位。「當時調班一定要經過老師，而且也不能請婚假。」，李宜恭說，自己便是在結婚第二天就開始上班，因為老師認為結婚是自己的事，而上班才是最重要的事，因為有病人等著醫師來照顧，要把病人放在第一位才對。至於結婚、出外旅遊當然不



參加一月份斯里蘭卡義診賑災的李宜恭醫師，早已實踐母親的提醒，以醫療專業回饋給需要幫助的人。

是最重要的事。當然，也有可以順利請假的時候，那就是去參加教育訓練，張珩老師不僅會給假，甚至幫學生出錢。

再次出發在大林

從民國八十四年開始，李宜恭在新光醫院一待就是五年多，有一個好的老師走在前面，讓他學習到災難醫學、緊急醫療網、民眾的CPR教育等許多充滿前瞻性的觀念。但是當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簡守信向張珩要急診人才時，李宜恭卻猶豫了起來。

「母親是慈濟多年的會員。但也許是對慈濟還不了解，對慈濟的醫師也存在著刻板的印象，一直沒有很強的意願南下。」李宜恭說。但是老師的一席話又再次催促著自己。

張珩希望李宜恭自己評估，沒有一件事情會是一百分或零分，如果大林比新光有空間發揮，就可以考慮，尤其，醫院訓練急診醫師不應該只是爲了賺錢，而張珩爲了將急診的觀念向下扎根、四處散播，真正能發揮搶救生命的功能，他支持李宜恭到大林試試看。

一家新的醫院沒有包袱，更能夠好好的經營，就這樣，李宜恭來到了大林。但張珩的協助卻沒有停止，除了給予他許多「武功秘笈」安然通過評鑑以外，更在人力上給予支援，而這在醫界是如此罕見，豈有自己訓練好的好醫師卻願意分享出來讓外人用？甚至在學生出去後，還給予全力的支援。

來到大林之後，李宜恭積極的建立各

種制度，讓病人的權利和安全都能獲得保障，像是不能把病人分爲內、外科，若在看診比例懸殊的情況下，內科的負擔沉重，病人的權益也將受到影響。他更跨向外面，協助消防局規劃初、中級救護技術員訓練；幫忙衛生局做緊急醫療網規劃與教育訓練、成立災難醫療救護隊、毒化災醫療體系。

有人說，要看一家醫院好與不好，只要從急診就能一窺堂奧。因爲急診室就像是一所醫院的縮影。在醫院跑完流程需要一天，在急診卻可能一個小時就跑完了，就像是在看錄影帶快轉一般，醫療團隊的合心與否，品質如何都無所遁形。

李宜恭在台北時常感慨，在急診永遠可以看到台灣最底層形形色色的人。但是在大林，對病人的照顧品質是最頂尖的，「我們不會讓病人在急診室待太久，也不因欠款、賴床等黑名單而拒收病人。」李宜恭說，癌症末期病人、慢性照護的病人急性發作，在大林沒有不收的理由，而他們留在急診室超過兩天的機會幾乎是零。

「要讓其他科的醫師感覺到，有急診的同仁在第一關把守真的很好！」，李宜恭說，因爲正確的診斷、詳細的檢查，當病人住進病房時，只要延續治療即可，這就是對病人、對搶救生命最大的承諾。

在呼吸間體會生命真義

旋不容身的急救空間裡，凝滯的氣息漸次的蔓延著，李宜恭正和大伙接替

著、賣力的為婦人做著CPR，時間一分一秒的流失，醫護人員和一簾之隔的家屬，同樣揪結的心放不開。

帶著孫子的婦人意外落水，早一步來到的孫子已經送到小兒加護病房觀察，儘管危急，但情況總算穩定，而只是十幾分鐘的差別，婦人送到時已失去了生息。

一個小時過去了，失溫、肺部嚴重浸潤的婦人出現了微弱的心跳，這一線生機振奮著大家疲憊的神經。但希望卻總如流星般稍縱即逝，婦人的情況反反覆覆，終於到了該放手的時候。

在急診室裡，「生命只在呼吸之間」的感觸是如此直擊心底，李宜恭回到辦公室整理一下儀表，打上了領帶、穿上了醫師白袍，也整理好思緒，再度回到急診室裡，他，領著家屬走進了急救間裡看婦人的最後一面……。

「雖然與病人的接觸短暫，但心中想的是如何把病人從鬼門關拉回來。」但努力並無法保證每一次都能讓病人重獲生機。李宜恭說，有時，當年輕人發生意外就不回來時，也會不知該如何勸難過的父母寬心。

在急診室裡，醫師雖然沒有時間與機會去了解更多有關病人的故事。但，他們全年無休守在生命的關

口，他們需要當機立斷，才可能有些許機會挽回每一個生命從危急之中。而李宜恭，因為老師的鼓勵，讓他決定從台北南下大林，也改寫了急診室的刻板劇碼。

「醫師是自己一生的職志，也是自己喜歡的行業，既然如此，更應該多付出一點心給病患。」李宜恭說，老師張珩常常告訴自己，身為一個醫師怎麼可以沒有同理心呢？只要是為了病人好，因為只要是從病人的立場出發，將來一定會證明自己是對的。

今年一月，李宜恭也隨著慈濟賑災義診團到了斯里蘭卡，當年領救濟米的孩子，如今不僅是搶救生命的醫師，更進一步聞聲救苦，開始手心向下的幫助別人，也實踐了在領救濟米那幾年，母親說「要還給人家」的叮囑。

